

上海早期个烟纸店,伊个功用就等同于现在个便利店。烟纸店辣拉上海生存了上百年,深受老百姓欢迎。烟纸店带拨了老百姓老多方便,其中特点之一就是零拷。零拷,实际上就是零打碎敲(拷),很能反映当时年代上海人个精打细算。埃个辰光,上海人经济条件普遍勿大好,屋里向地方勿大,还无冰箱,勿可能像今朝一样,一记头拿一个礼拜个物事买回来,于是零拷成了家人人家个普遍现象。比方讲,烧夜饭了,正好需要黄酒做作料,就差小囡到烟纸店去买5分洋钡黄酒。勿要小看迭眼黄酒,除了做作料,多下来,正好可以拨男人吃一顿。

零拷学问老多。我辣烟纸店做过3年学徒,也算吃过萝卜干饭。咪咪大【狭小】个店堂间,堆拨了几坛老酒,除了黄酒,白酒系列有



图 / 桑麟康

50度土烧/0.90, 55度/1.10, 60度/1.20; 还有以优质白酒为酒基,配以红参、当归等中药材浸泡,制出个酒颜色像绿豆汤个绿豆烧;以高

粱酒为酒基,加入五加皮、杜仲等浸泡个五加皮,帮些酒交关受老百姓欢迎。比较高档个淮溪大曲,零拷1.60,算吃价钡了,当时茅台才

老早仔个零拷

文 / 郑自华

8元1瓶!老酒个零拷是用吊提,所谓吊提,就是一种大小勿一个固定容器,有一个长长个固定个柄,吊提算得大伟大发明,零拷是要拿液体倒进瓶口老小个酒瓶,是老勿容易个事体。有了吊提,再加上漏斗,就很方便了。有眼老上海称零拷为零吊就是帮能来个。吊提有锡个、竹头个,规格有半两、1两、2两,帮能就可以搭配勿同个斤量。由于比重勿同,黄酒、白酒个吊提勿一样,勿可以互相通用,以保证份量准足。记得我第一次替店隔壁弄堂里个一个熟客零拷2两五加皮,埃个熟客带了玻璃杯,熟客攒了一支香烟拨店里个老师傅,然后两家头就茄山河了。我拿起2两个锡吊提,按照“拷酒要快,拷油要慢”个诀窍,抖抖豁豁将酒灌进了玻璃杯,拷完还老道地个用揩布拿

杯子揩清爽,后再递拨了熟客。迭个熟客见了摇摇头:“小阿弟,份量勿准足啊!”师傅随即加了点,熟客心满意足个走了。看我丈二和尚摸勿着头脑个样子,师傅说:“帮些人是老酒鬼,老酒鬼个玻璃杯有花纹个,2两酒到啥个花纹,伊拉眼睛一瞄就晓得,对酒鬼来讲,一眼眼老酒都勿好推扳个!”师傅还关照,锡吊提拷酒要当心,因为容易碰出“瘪塘”,有了“瘪塘”份量就勿准足了,告佬要经常校吊提,生意人最讲究信誉。

辣烟纸店里可以零拷个,除了老酒,酱油、豆油,还有雪花膏、百雀羚都可以零拷。烟纸店个最大功能就是便民,香烟可以零卖,连上厕所用个手纸、写信个信纸、缝补衣服个针线都可以零卖,帮些是另外一种零拷形式了。

端上「虾仁」先欢迎

闲话沪语赛

上海市民文化节沪语大赛刚刚圆满落幕,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办个主持人沪语大赛又欢乐开启。从11月17日起,20位沪上知名广播、电视节目主持人会先后亮相,同台竞技沪语水平。大赛将历时8周,分为初赛、复赛、决赛。大赛将录制并剪辑成广播节目,在电台FM93.4、AM990每周六、日18:30-19:00个《阿拉听新闻》中播出。另外,每天17:00个《轻松集结号》还会连线参赛主持人,请伊拉讲述来上海工作后个生活经历。

文 / 宗为

电台主办个帮一大赛,今年是第二届,大赛个主题定得交关有现实意义,叫“爱上海·大声说”。上海现在二千多万人口中,有一半是新上海人。帮次参赛个主持人有一个共同特点:侪是非户籍。“饭碗头”性质,决定了伊拉都具有一口令人羡慕个正宗腔调,的的刮刮个国语。但为了更好个融入上海生活,品味上海文化,通过用心学习告上海生活帮段辰光个潜移默化,伊拉也已具备了一定个沪语能力。当然,大多数选手讲了还算勿上“灵光”,带有明显洋泾浜个味道,讲起来时常会打帮愣,但伊拉还是大胆个走入公众视线,将通过大声说沪语,表达对上每个热爱。

帮些来自各个节目个主持人,拥有各自多个听众或观众,伊拉参赛会对新上海人群体有很大示范效应。毫无疑问,落脚一个地方工作生活,最好个办法就是融入当地个文化,学会迭个地方个语言。其实,刚刚起步学一种新方言难免会勿顺畅。帮些侪属于正常,关键是要大声说起来。像帮次大赛前面电台播出个广告,里头选手讲个“欢迎收听!欢迎参加!”个“欢迎”,哪能听都像是沪语个“虾仁”,帮倒无意中合了沪上饭店宴会上个头道菜以“虾仁”表示欢迎个意思。蛮让人发噱个。本版编辑作为评委参与帮次大赛,帮第一篇短文此地块也权当“虾仁”,欢迎帮些新上海人主持人参赛,侪是新上海人的代表,哪个行动将会带动更多新上海人大声说起上海话,融入到上海文化当中,大都市上海也会因为帮种接地气个融入而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好。

上班族时间金贵,吃饭也像打冲锋,这就需要快餐。在洋快餐盛行前,上海人其实有自己的快餐;既有走吃的快餐,也有坐吃的快餐。

走吃的快餐,一般是干货,不含汤水,否则边吃边洒,嗒嗒滴,腔调狼狈不算,衣裳也弄得一塌糊涂。这类快餐有菜饭团、菜饭糕,大饼油条、叉烧包,老虎脚爪、黄松糕,糯米粽子、菜肉包……有人问,生煎馒头小笼包,你算不算?这个

拜读彭瑞高先生在11月2日的《“三胡”和“山河”》的文章,有话不得不提出与之商榷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434页,“嘎,拟声词。形容短促而响亮的声音;嘎嘎,形容鸭子、大雁等叫的声音。”在上海人的语感里,“茄山河”的“茄”字一定是一个动作,不是鸟叫声。另外,“嘎”字在古音和上海话中的读音入声字,读如“隔gak”,读音上明显不符。

说到“锯木头”动作,一般是写“解”。“解”字沪语中有两个读音,一个音同“姐jia”,如“解放军”;另一个音同上海话的“假ga”,如“解毒、解鞋带”,都是清辅音。只是在上海市区话中,“解纽子、解鞋带”可说成了油辅音,音同“茄子”的

远开一点

不算。因为这两样东西看上去是干货,实质含汤汁,汤汁还很烫嘴,走吃要闯祸。同样道理,锅贴、春卷、油墩子,走吃也不大合适。

坐吃的,就可以带一点汤水;不过时间紧张,也不能忒烫嘴了。譬如小馄饨、阳春面、汤团、八宝粥,虽然简单,但刚起锅时烫得要

本地快餐

文 / 彭瑞高

死,坐吃就要有点耐心。有两种坐吃快餐,在本地很受欢迎:一是盖浇饭,二是盖浇面。吃的时候,店主能配一小碗汤最好,不配也无所谓,吃得落的;不过浇头要讲究些,不能干乎乎的,卡喉咙。吃到现在,我觉得有4种浇头比较实惠,它们是:烂糊肉丝、炒鳝糊、荠菜豆腐、

双菇菜心。不过,如果有一勺浓汤,加一把绿叶菜,走油肉、红烧肉甚至老咸肉,都可以拿来当浇头。

上海还有几种走吃快餐,有本地特色,食客也可以尝一尝,如烧卖、羌饼、麻球、烘山芋、蟹壳黄、萝卜丝饼……有的虽已跟零食小吃混为一谈,但从广义讲,当快餐还是不错的。

“茄山河”与“嘎三胡”辨

文 / 朱贞森

“茄”。但是上海郊区,这些词语中的“解”仍然是读清音的。因此,从读音上来看,用“解”字就不妥。

说意思吧,“解”是“解开”的含义,与聊天实难联系。即使是表示“锯木头”中的“解”,也是“解开”,一分为二,并不是拉扯的意思。要表示“拉二胡”这动作,上海市区话是说“拉胡琴”,郊区话说“扯胡琴”,都没有说“解”的。拉扯胡琴这样的动作和聊天也很难产生联系。古老的松江方言中聊天一直是说“茄河”。

以前还有人说过是上世纪初有三个姓胡的人经常闲聊,所以叫“三胡茄”。这完全也是后人牵强附会的故事,有的人常常会把故事会上的故事当作词语出典。“三胡茄”“茄三胡”从语法和构词上来看,也完全不对。

“茄”不是本字,没有本字,就要用上海话的同音字代写。“嘎”不是同音字。在上海话中只有“茄骹伽”等。“伽”一般用于宗教如“伽蓝”和外来词的音译如“伽玛”,“骹”是关节,都不宜作同音

替代的选择。上海、苏州有些词语都用“茄”作同音替代字的,如“茄门、老茄、茄搭搭”等,所以“茄山河”也写“茄”。

“茄山河”,上海、宁波方言还有个同义词“谈山海经”,北京话有“侃大山”。因此中间使用“山”更恰当。

也有人认为最后一个字是“湖”。“河”与“湖”在上海话中发音一样。“湖”上海较少见而“河”常见,动词后“山河”是一个词,“山湖”却是两个词。上海话源于松江话,还是用“河”字好些。

上海出版的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《上海话大词典》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叶世祚《学说上海话》等辞书的词条正字都是“茄山河”。

贼骨头、贱骨头、作骨头

文图 / 阿仁

闲话闲画

贱,小偷是也。上海人还称小偷为贱爷、贱伯伯。之所以把小偷、老贼个辈份都升了一位,实在是因为大家看到小偷小摸个人都头疼,敬而远之。一旦单位里个写字间、会议室、更衣室里勿明勿白少了东西钱财,大家疑人偷爷,辣无挖出混辣人堆里个贼爷爷,人人都莫名其妙个成了嫌疑人、成了疑犯。因此上海人还把人人痛恨个小偷叫作贼骨头。偷窃个恶习已经长到人个骨头里了,恶习难改,本性难移。老上海人要辣弄堂里、马路浪发现窃贼,勿会大呼喊:“有小偷!捉牢伊!”而是大喊大叫:“捉牢伊!伊是贼骨头!”蛮发噱个是还会有人把“贼骨头”当作口头禅个。上海围棋圈子里个曹志林八段就常常把“贼骨头”挂辣嘴边。自家一时寻勿到东西:“贼骨头!”人家约会迟到了:“贼骨头!”与人过招着棋,对手出了妙棋,更加要哼一声:“贼骨头!亏依想得帮一招!帮招肯定是偷



得来个!”

除了“贼骨头”,上海闲话里还有一句“贱骨头”。贱骨头原来是小小囡白相个一种玩具陀螺。要陀螺立地勿停个旋转,要用细绳鞭子顺势勿断个抽打伊。越抽越转,越转越抽,隋性十足个人,靠了别人勿断个督促个人,就成

为了上海人眼中个贼骨头。贱骨头还有一层意思,即无端个四处招惹是非。人家已经勿理勿采依了,但是依还勿依勿饶个去挑逗人家,依基本上会收到一声骂:“贱骨头!依可以歇歇了。讨惹厌!”上海人常常是骂皮小囡才用贱骨头个。“刚刚打碎脱一只茶

杯,现在又去摸茶壶了。贱哦?真是贱骨头一只!”小辰光要是拨大人骂到帮一层,就是要打屁股、吃生活个前兆了。快点识相。

贱骨头有点是专为小朋友所设置个。要请小朋友吃排头,上海闲话就称之为“作骨头”。作骨头,是从作天作地、作死作活里引申出来个。作,无一点名堂个吵吵闹闹、哭哭笑笑。随着上海闲话托福个普及,勿少外地朋友都理解明白了“作”。上海小姑娘个作已经名闻天下。作辣帮搭是散发出发嗲个气味个,作得男朋友一点都吃勿消,辣手。不过作骨头要用辣爷叔、阿爷、阿伯身上,就是指帮点大男人无事无非、无头无脑个瞎折腾、乱起哄。“肉勿吃,鱼勿吃,鸡勿吃,蛋勿吃,依叫我到小菜场去买啥个叫荤小菜回来烧!我看依是老了,作骨头!拔依作煞!”

上海闲话里还有啥个以骨头用来形容各式人等个?待查待考。以后再讲。